

比美国黄石更有历史底蕴的“中国黄石”



▲黄石国家矿山公园内的“天坑”。
摄影：何戈（黄石市档案馆馆藏图片）

醉翁亭偶遇王禹偁

一提到安徽滁州琅琊山，马上让人想到欧阳修，因为那篇《醉翁亭记》流传千古，已深入人心了。不久前与友相约前往，游览了滁州琅琊山。进入山门，但见群山连绵起伏，树木郁郁葱葱，小溪水声潺潺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通卧碑，上刻《醉翁亭记》全文，为明代诗书画大家文徵明行书长卷，看似一气呵成，错落有致，疏朗大方，气势非凡。原来文徵明少年时曾跟随其父在滁州生活3年，留下了大量诗文。

我到景区游览，不是面面俱到每个景点都看，而是选最主要的核心景点参观，所以我大步流星直奔主题。过了醉翁亭，就见右边一块半卵形的石头卧在地上，上面是“千年醉翁亭”五个大字。石头后方，有溪水自山间流来，溪南侧有两泉，左右并列，周围用石块砌成两个方池，上方有清康熙年间滁州知州王赐魁题有“让泉”的碑刻，这就是欧阳修《醉翁亭记》中提到的“间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，酿泉也”。据说两泉500年相“让”一次，故又名“让泉”。我脑海里立即闪过“峰回路转，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”之句，不禁抬头望去，见是一个院落，大门上方写有“醉翁亭”三个大字，隐约可见飞檐翘角挑出。我们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进入大门，迎面是一道花木扶疏的照壁，照壁东侧有个小巧别致的月亮门，上有“有亭翼然”的砖雕。上几步台阶跨入月亮门，却是一个小院落，院门内有一副砖刻楹联：“山行六七里亭影不孤，翁去八百载醉香犹在。”定睛往上望去，一个古色古香的亭子出现在眼前，这就是传说中的“醉翁亭”吗？12根立柱支撑起歇山式屋顶，覆盖黑色瓦当，四角飞檐翘起，亭子南北有门相通，四面迎风，上方横楣有一块牌匾，黑漆底镶金字，苏轼篆宝，果然是心驰已久的醉翁亭。

醉翁亭始建于北宋庆历六年(1064年)，距今已有950多年的历史。“作亭者谁？山之僧智仙也。名之者谁？太守自谓也”。醉翁亭与其他亭子不同之处是绿色的“美人靠”上各有两个小桌几，其作用是放置佳肴美酒，便于欧阳修在此饮酒赋诗。《闻文公公事》，有诗曰：“为政风流乐事丰，每将公事了亭中。”

醉翁亭之南有几簇修竹，北面有一座祠堂，上书“二贤堂”。我不禁疑惑，欧阳修之外还有谁呢？友说是苏轼吗？可苏轼没在滁州为官呀？进入堂内，只见东西并立两尊塑像，覆盖黑色瓦当，四角飞檐翘起，一副对联：“满径黄花扶杖周，焚香默坐岂逍遥；贬来滁上辟山雨，酒述文非非乐也。”我忽然醒悟，上联说的是王禹偁，他被贬滁州太守时，曾作《黄冈新建小竹楼记》，文中说“公退之暇，被鹤氅衣，戴华阳巾，手执《周易》一卷，焚香默坐，消遣世虑”，而王禹偁如此，也是消遣虚度时光；下联无疑是写欧阳修，他被贬滁州太守，经常和吏民一起游山饮酒，“人知从太守游而乐，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”，欧阳修并非非乐，而是与民同乐。祠堂内还陈列有欧阳修的《朋党论》和《醉翁亭记》木刻条屏，展柜内摆放一些王禹偁的书籍。原来二贤堂是滁州人为纪念曾知滁州的王禹偁和欧阳修所立，建于北宋绍圣二年(1095年)。

王禹偁和欧阳修年龄相差50多岁，应该没有同期为官的经历，但是却有很多相似之处。二人都是老科举之路，进士及第步入官场，在从政期间，都力主革新，兴利除弊，敢于直言，导致在任途上坎坷崎岖，几起几落；二人在诗文书画有着共同的主张，王禹偁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前驱，所写诗文多反映社会现实，风格清新平易。欧阳修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，推崇韩愈的古文理论，一生著作颇丰，开创了一代文风；更重要的是二人都先后在滁州当过太守，勤政爱民，政绩斐然，颇受民众拥护。

王禹偁尽管仕途崎岖，但是他并不消沉，曾作《三黜赋》表明心迹：“屈于身兮不屈其道，任百谪而何亏；吾当守正直兮佩仁义，期终身以行之”，表现了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。他任滁州太守不足二年，因有善政，滁州人甚为爱戴，在琅琊山上立祠祀奉。欧阳修被贬为滁州太守不久即前往拜谒，足见其对王禹偁的尊崇。他写下《书王元之画像侧》：“偶然来继前贤迹，信矣皆如昔日人。诸县半登少公事，一家饱暖荷君恩。想公风采常如在，顾我文章不足论。名姓已光青史上，壁间容貌任尘昏。”诗中充满了欧阳修对王禹偁心仪神往之情。作者在结句有注说：“公贬滁州谢上表云：诸县半登，苦无公事；一家饱暖，共荷君恩。”这就是说王禹偁在知滁州期间，政治清明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基本上没有官司诉讼，所以太守当得很轻松。其实，这也是欧阳修在滁州时的施政理念，保持轻松慵懒的态度，为政“宽简”，体恤民情，少有扰民之举。欧阳修将王禹偁的原句隐括入诗，也是惺惺相惜，心有灵犀的写照。

游醉翁亭，意外瞻仰二贤堂，得知欧阳修之外尚有王禹偁，是我此游的最大收获。出二贤堂登级而上，来到一个开阔的平台之上，其上的山洞里有供奉琅琊山神和观音菩萨的玄帝宫，门口的香炉灰烬满满当当，没有燃尽的香烛尚散发着袅袅青烟，旁边的古树上挂满了祈福的红绸带。我不禁感慨：真正为民办实事的二贤堂门可罗雀，而虚幻之中的神庙却是香火鼎盛。

醉翁亭已不再是900多年前荒山野岭中的一座孤亭，而是被当地打造成具有江南园林特色、以纪念先贤为文化载体的风景区。景区内茂林修竹，溪流淙淙，亭台错落，虽然少了些当年山野粗犷的情调，但也平添了几分幽深雅致的韵味。我走出景区，回望大门上“意不在酒”四个大字，又何止“在乎山水之间也”？心中荡漾的是对先贤的缅怀和崇敬之情。

也拉工人，这座城市仍上演着数万工人坐火车去工厂上班的场景。

据黄石市档案局局长戴奇伟介绍，工业的崛起，推动着这座城市经济的快速增长，使得城市整体经济实力曾仅次于武汉，黄石一度成为湖北省第二大城市，“傲人”的GDP也成就了“黄老二”多年的辉煌。

矿冶之都的绿色转型路

上世纪末，在“黄老二”的光环之下，这座城市也积累了太多的生态欠账。

因露天采矿排放出3亿多吨的废石，形成了占地面积达400万平方米的废石场；长期无节制的开采，为这座城市留下了400多个开山塘口、150多座尾矿库；因工业废水的直排入湖，大冶湖从一碧万顷变成水质为劣V类的严重污染……

那些年，黄石有着跟全国很多重工业城市一样的城市图景，机器发出震天响的轰鸣声，高耸的烟囱冒着黑烟，天空灰蒙蒙一片，空气中漫天飞舞的灰尘。这些成为不少市民曾经的城市记忆，民谣中的黄石是一座“光灰的城市”。

湖北作家刘醒龙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起对这座城市的最初印象：“黄石真实的模样，直到1977年受工厂派遣，到袁仓煤矿调查一件事情，既赶上天晴，也赶上下雨，那从天到地的黑乎乎，让我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那时候，我已知道，这地名中的黄字，皆因那地方有黄色的表层土壤或者石头。那一次我对同行的长辈说，黄石不应该叫黄石，而应当叫黑石。”

21世纪初，在承受着生态环境之痛的同时，这座城市也在经受着资源枯竭之痛。

2009年，国务院公布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名单，黄石位列其中，其下辖城市大冶位列第一批名单。这一年，在黄石市的政府工作报告中，被描述成是“新世纪以来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”。

矿业对城市经济的拉动效果开始减弱，面对省内宜昌、襄阳等市的迅猛发展，“黄老二”成了昔日的荣光。历史上有着“钢铁摇篮”“水陆故乡”美称的黄石，不得不思考城市转型之路。

在此后的资源型城市转型过程中，黄石市在推动有色金属、黑色金属、建材等传统支柱产业转型升级的基础上，加快培育电子信息、新能源汽车、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。

2012年，党的十八大提出“建设美丽中国”。在黄石传统工业城市，“绿色发展”从理念走向实践。2013年，黄石提出坚持生态立市、产业强市。

近年来，为做好生态修复、环境保护、绿色发展三篇文章，黄石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关闭131家露天采石场，关停沿江、环大冶湖等重点发展区域80%以上矿山，完成100多座尾矿库整治和42家矿山生态修复治理，拆除80公里长江岸线的123个非法码头泊位，全面拆除6.2万亩的大冶湖养殖围网，累计投入30多亿元绿化造林、生态修复与矿废弃地。

在产业转型过程中，一些厂矿企业陆续停产，一批工业遗址出现在鄂东南这片土地上：汉冶萍钢铁厂旧址、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博物馆、黄石国家矿山公园、华新水泥厂旧址和源华利华煤矿旧址。

戴奇伟认为，对于因矿而生、因矿而兴的黄石，留存至今的工业遗址，既是近代中国工业文明的重要历史见证，又是打开这座“冶城”前世今生的文化密码，在城市转型过程中，黄石市将工业旅游作为突破口，重视挖掘工业遗产的文化旅游价值，通过原先的铁路线，串联起独具特色的工业遗产旅游线路。

“这个地方，古时因“大兴炉冶”而得名，有着3000多年的冶炼史

新中国成立后，这里源源不断为共和国建设提供“工业的粮食”，形成了“亚洲第一采坑”

数年间，毛泽东两次来到这里。这里立市之初，连马路都没有。毛主席说：“我骑着毛驴也要去看看”

▲黄石国家矿山公园内的“天坑”。
摄影：何戈（黄石市档案馆馆藏图片）

本报记者完颜文豪

美国有世界闻名的“黄石国家公园”，你可以知道，中国中部有一个“黄石国家矿山公园”。虽然现在名气没有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大，但论起“资历”，论起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，美国的黄石，恐怕远不如中国的“黄石”。

滚滚长江水，过武汉，向北拐个弯折向南，浩浩汤汤地流经鄂东南，位于江南岸的这片土地即是黄石市，古时属于大冶县。28.4万年前，早期智人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，留下了令考古学家惊叹的石头山旧石器遗址。

1973年，考古学家在大冶铜绿山发掘一处持续千年的古铜矿遗址，中国古代高超的采矿和青铜冶炼技术，由此走入人们的视野。

无论是贯穿3000年历史的古代，还是发轫于100多年前的近代，抑或是伴随着共和国工业建设的现代，丰富的矿藏是大自然赐予这片土地的珍贵“礼物”，“矿冶”始终是黄石这片土地上不变的文化符号。

“亚洲第一采坑”：石头上种树奇迹

25岁那年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刘文祥，给湖北一家媒体写了一封信，呼吁政府部门尽快保护即将消亡的五六间“破瓦房”。

那是一座建于1892年的火车站，还保留有欧式柱头的几根立柱。这座位于黄石市老城区的下陆车站，被史学家认定是湖北省最古老的火车站。

站前的一条大冶铁路，曾串联起黄石这座城市的工业体系，也见证了这座重工业城市百年间的荣辱兴衰。

铁路的一头连着大冶铁矿，一头延伸至长江岸边。126年前，这条长18公里的湖北省第一条铁路铺设完成，开始为大冶境内优质的铁矿石，源源不断地运至江边，经长江航运运送到清末汉阳铁厂的炼铁炉里。大冶铁矿、汉阳铁厂是后来被誉为“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”——汉冶萍公司三大支柱中的“两柱”。

如今，这条铁路早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，铁路两头的山河也变了模样。

曾经的大冶铁矿，变成了今天的黄石国家矿山公园，到了夏天，园内满是绿树红花。航拍照片中，这一带绵延的山峰上一片翠绿，中间一个巨大的倒葫芦状大峡谷，还记录着人类的采矿活动在大地上留下的痕迹。

这是被誉为天坑的大冶铁矿露天采场，东西跨度2400米，南北跨度1000米，坑口面积达118万平方米，相当于165个标准足球场。在经年累月的矿石采集后，形成了落差达444米的世界第一高陡边坡。

这个“亚洲第一采坑”的形成，伴随着共和国的工业化建设。从1958年至2016年，工人们从这里累计采出原矿近1.4亿吨，生产铁精矿近8600万吨，为武钢提供的铁金属量占武钢生产全部生铁总量的70%。大冶铁矿成为名副其实的“武钢粮仓”。

1956年，21岁的马景源，从华中钢铁公司大冶技校毕业，跟全班30多名同学一起，被分配到刚重建不久的大冶铁矿。此后，从电工到车间团支部书记，再到任职矿志办主任，参与编纂《黄石市志》《汉冶萍公司志》，他亲历了矿区的生态蝶变，也记录了它的繁荣、衰落与转型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国家工业建设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，大冶铁矿开始向武钢大量贡献矿石资源。然而，经过日积月累，采矿排出了约3.7亿吨废石，废石堆在矿区周边绵延十多里，堆积出几座几十米高的小山。

马景源印象中，废石堆延伸到周边的很多村庄，村庄迁走后，光秃秃的废石，淹没了原先的树木土地，动物鸟类没了踪影，那时的矿区周围是一片死寂的情景。

黄石国家矿山公园负责人阎红勇介绍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，矿区开始意识到不能再让生态环境继续恶化，并尝试在废石堆上种树，经过反复尝试，最终发现了成活率较高的刺槐。

从那时起，矿区开始大面积栽种刺槐。此后30多年时间里，一代代工人们前赴后继，在原本寸草不生的废石堆上栽种了120多万株刺槐，昔日的废石堆变成了面积达366万平方米、相当于约8个天安门广场的亚洲最大硬岩绿化复垦生态林。矿区生态环境的修复治理，创造了“石头上种树”的奇迹。

马景源记得，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，是大冶铁矿最好的年代，有一万多工人，每年出产500多万吨铁矿石，“企业效益好，员工福利好，到了夏天冰棒、汽水都是免费的，大家干劲特别足。”

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，大冶铁矿的矿石资源逐渐枯竭，矿区开始逐年减产，从辉煌时的每年500多万吨，减到前些年几十万吨，职工从一万人变成了一千多人。

进入21世纪以来，凭借着独特的矿区景观和绿化成果，大冶铁矿进行转型探索。2007年，黄石国家矿山公园正式建成开园，成为我国第一家国家矿山公园。园内一片空地上，工人们用钢铁废料制作成工艺雕塑，建成矿冶博览园。原有的铁矿设施，被改造成“井下探幽、石海绿洲、九龙洞天”等旅游景点。

如今这个国家4A级旅游景区，成为黄石工业旅游的一张闪亮名片，每年接待的游客已经达到10万人次。

沿江小镇的千年冶炼史

黄石市是一座年轻的城市，从1950年建市到现在也不过68年，但又有着古老的历史，在1950年以前是属于大冶县的沿江小镇。古时大冶在历史上因“大兴炉冶”得名，有着3000多年的冶炼史。

黄石国家矿山公园内，半圈矮墙上镌刻着17组铜浮雕，述说着大冶铁矿的千年采矿史。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，属于大冶的高光时刻，大多与该地的铜铁矿物有关。

公元226年，三国时期的孙权利用铁山矿石，铸造刀剑，与魏、蜀抗衡；隋朝时期，隋文帝杨坚下令在铁山南设置十座炼炉，铸造五铢钱；南宋时，岳飞令岳家军在大冶一带劈山开矿，锻造“大冶之剑”与金兵作战。

矿山公园内，浮雕一侧是为纪念洋务派代表人物盛宣怀而建的怀盛亭。两年前，铁山区的新桥洞，经过改造后被命名为“宣怀门”。长江南岸的汉冶萍遗址内，树立着两座高7.2米的雕像，是为纪念均在72岁辞世的张之洞和盛宣怀。这些都在诉说着这两位历史人物与这座城市的时空联系。

1877年秋，被聘用的英国矿师郭师敦，在交给湖北开采煤铁总局总办盛宣怀的勘矿报告中说：“大冶县属铁矿较多，惟铁山及铁山槛二山为最……现就探见铁层铁脉约有五百余万吨之数。若以两座熔炉化之，足供一百年之用。”尤为重要的是，此地的铁矿石净质为60%—66%，而世界上最好的铁矿石净质为70%，大冶铁矿足以与英、美等国所产上等铁矿相提并论。

1889年，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后，开始在湖北大兴洋务。4年后，他主持兴建的汉阳铁厂投产，成为亚洲第一个现代化钢铁企业。位于大冶县的大冶铁矿，作为铁厂的原料基地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用机器开采的大型露天铁矿。

为把大冶铁矿的矿石经长江水运送到汉阳铁厂，一条由铁山之麓开至江岸石灰窑的铁路，终于在大冶铁矿投产前，经过3年修成的大冶铁路，客货车及枕木全购自德国，沿途修建了铁山、盛洪棚、下陆、石灰窑4座车站。其中，下陆车站供给煤、水，提供火车维修等业务，是这条铁路的中心站。

1896年，张之洞将铁矿交盛宣怀招商承办，改官办为官督商办。1908年，盛宣怀将汉阳铁厂、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并，组成汉冶萍钢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，开启了公司的商办历程。作为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，汉冶萍公司堪称“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”。直到1919年鞍山钢铁厂建成投产，20多年的时间里，这家铁厂生产了中国90%以上的钢铁。

清末，大冶境内丰富的铜铁矿藏和石灰石，吸引了大量官方和民间资本涌入，陆陆续续出

现十多家官办、民营与外资煤矿。1908年，华新水泥厂的前身湖北水泥厂在大冶石灰窑建成投产，成为中国近代水泥工业中开办最早的水泥企业之一，有着“中国水泥工业摇篮”的美称。

据马景源介绍，矿冶的发展，使大冶成为晚清全国洋务运动的中心地区之一，基本形成现代工业都市的雏形。

然而，在汉阳铁厂改造扩建过程中，盛宣怀既无法获得国库空虚的清廷的经费来源，也没能从民间得到足够的融资，不得不与日本签订借款合同，并以大冶铁矿的矿石还本付息，此后一步步陷入向日本借款的陷阱。

1948年，国民政府接收汉冶萍公司上海总部，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汉冶萍公司退出历史舞台。

在湖北师范大学教授、汉冶萍研究中心负责人蔡明伦看来，一部汉冶萍史，就是一部近代中国工业的发展史，汉冶萍公司的发展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，有了国家稳定，企业才能有发展的空间。“但在中国遭受列强入侵的近代，汉冶萍公司既无法得到清政府的资金支持，也不可避免地遭遇列强蚕食。”

从因矿建市到崛起为矿冶名城

黄石国家矿山公园内，停放的几台饱经沧桑的巨型推土机、装载机、挖掘机，它们曾参与和见证了这座矿冶城市曾经的忙碌与繁荣。

据黄石市委宣传原副部长、文史专家张实介绍，近代工矿企业的兴起，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大冶这个地方，外国工程师、工匠和沿海发达地区一批技术工人的到来，犹如一股春风，为这座城市注入新的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，原本处于封闭状态的大冶，逐渐走向开放，融入近代社会。

一支规模较大的矿工队伍，逐渐在大冶形成，上世纪20年代初，产业工人一度达到13500余人，各大厂办起了子弟学校和技术学校，一批批工矿技术人才被培养出来。

抗战胜利后，国民政府利用大冶铁矿基地建设起华中钢铁公司(简称“华钢”)。1949年9月，大冶解放，华钢被接管，湖北省人民政府设立“湖北省大冶工矿特区”，后来也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工矿特区。

当时的矿区，共有4万余人口，厂矿职工便有5000余人。近代工矿业的发展和矿工队伍的形成，为这座城市走上现代工业化之路奠定了基础。

1950年8月21日，在特区基础上，黄石正式建市，成为湖北省省辖市，城区面积1.2平方公里，城市道路不足2公里。马景源记忆中，有句民谣描述着建市之初的黄石：“一个警察管条路，一条街上一栋楼。”

彼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，铁矿石和钢铁担负起提供“工业的粮食”的重任。中央在恢复鞍钢建设的同时，提出在华中地区兴建我国第二钢铁中心的构想。

不久后，当时的重工业部成立新华钢，厂址定于武汉青山，后来改称为武汉钢铁公司，老华钢则更名为大冶钢厂。成千上万的产业工人从全国各地涌入黄石，来支援国家的工矿业。黄石这座城市，凭借着丰富的矿产资源，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上，继洋务运动之后，又一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

1953年2月19日，毛泽东乘坐“长江号”舰艇视察长江到达黄石港时，提出要上岸看一看。陪同人员劝阻说，黄石是个小城市，连马路都没有，不方便。毛泽东说：“我骑着毛驴也要去看看。”

下船后，毛泽东一行直奔大冶钢厂，从炼钢、铸钢、锻钢一直到轧钢，把钢厂生产一线从头看到尾。

1958年9月15日，毛泽东再次来到黄石，登上大冶铁矿的露天采矿场，向矿工们了解矿石开采情况，并留下“开发矿业”的重要指示。此后，他又去到大冶钢厂的炼钢车间视察。

在国家建设时期，这座年轻的城市，凭借着丰富的矿产资源，逐渐崛起为名副其实的矿冶名城，这里有全国十大特钢之一的大冶钢厂、全国十大铁矿之一的大冶铁矿、全国三大水泥生产基地之一的华新水泥、全国六大铜矿之一的大冶有色等27个重点工业项目。

从小在黄石老城区铁路边长大的刘文祥还记得，上世纪90年代，蒸汽机车每天穿梭于老城区与几大工矿企业之间，既拉煤炭、铁矿



新华每日电讯 湖北省档案馆(馆) 合办